

阿雄與倩玉（下）

醫學系六年級葉心偉

倩玉的懷孕對於阿雄家是把雙面刃，喜的是在這個被窮困盤蝕的家裡，確實需要一個好消息來振奮一下；憂的是家裡的經濟狀況能否順利養起這個孩子，而倩玉在懷孕和未來要照顧小孩的情況下，還能否分身來照顧病弱的阿雄媽媽。時間並沒有憐憫這個家庭，九個半月過去，一位可愛的女娃誕生在這個家庭。而倩玉則是如先前所說，開始焦頭爛耳地忙碌於照顧阿雄媽媽和寶貝女兒，但也不知是好事或是壞事，阿雄媽媽似乎已經滿足人生願望，某天早晨在睡夢中安然辭世。雖然人死掉不是好事，但倩玉在喪事後終於能好好照顧孩子，還有些許時間接取家庭代工賺點微薄收入。另一邊，阿雄少了媽媽這個重擔，家裡經濟狀況好轉許多，阿雄辛苦工作回家，也不需要多花時間照顧媽媽，而能好好休息。阿雄清楚知道媽媽過世減緩這個家不少的壓力，每當想起媽媽過世，阿雄也不知該哭還是該笑，只得輾轉反側，獨自面對這漫漫長夜。

倩玉跟阿雄的感情並沒有因媽媽過世而好轉，除了日常跟生理

需求之外，唯一有交集的只剩照顧小孩。阿雄內心自然是對倩玉有無盡的抱歉，在小孩出生前，阿雄還可以想說這場婚姻是你情我願的交易，來緩減心中罪惡感。但小孩出生後，阿雄便無法覺得這是場交易，一心一意只想著如何讓母女倆能獲得更好生活。只可惜這份心意並沒有讓倩玉削減心中的恐懼，仍舊是冷冰冰地面對阿雄。阿雄清楚原因，也說過好幾次抱歉，而倩玉嘴上說理解，但也沒有接受。對於倩玉來說，他當然清楚阿雄的好意，以及為這個家的付出，但那晚的巴掌如同碎掉的玻璃無法修復。而且每當倩玉看著矮胖黝黑的阿雄一跛一跛回到家，身體還充滿著蒜頭和蔥的辛味，混雜汗水的臭味，倩玉總開始擔心起自己和懷中孩子的未來，這個擔心不是阿雄誠摯的抱歉，或是努力在田裡幹活能消解的。倩玉在嫁來之前就已經知道這份憂鬱，他自以為自己能低下頭來接受，如今低下頭看到的是孩子，當年的勇氣已經被消磨殆盡，他可不希望孩子的未來是跟現在一樣的生活。至於第二胎，那當然是連想都沒想。

時光匆匆流逝，當年懷中可愛的女娃已經要上小學三年級了，這段時間倩玉可沒放下心過。自從女兒開始上小學以後，些微的越南口音變成同學間嘲笑的理由，老師雖然制止，並向小朋友們解釋過好多次，但人類與生俱來的排外性仍舊在小朋友之間生根盤據。下課時沒有人要找倩玉女兒玩耍，而一些像是要分組的時候，倩玉女兒總是最

後一個被挑選到。老師跟倩玉與阿雄溝通過好幾次，這不是老師第一次帶外籍媽媽的孩子，老師知道接下來升上三年級，除了要重新分班，原本課本裡的注音符號開始變成國字，還有英文、自然、社會等科目。這對於不熟中文的外籍媽媽來說，是一個不小挑戰，而孩子如果在學校因家庭因素被欺負，回到家父母又無法解決課業或是學校的問題，孩子便會開始與家庭關係疏遠。阿雄與倩玉協調後，決定讓倩玉星期一到五早上去學校上外籍媽媽課。這媽媽課除了幫助這些外籍媽媽學習中文和學校小孩上課內容之外，還提供這些外籍媽媽彼此認識的機會，倩玉在這便也認識不少外籍媽媽，生活上的大小瑣事或是困難，在這都可以獲得不少的幫助，同時也方便接送小孩。

在年底時，越南老家寄了一封信來，大意是希望倩玉能回老家過年，爸媽想看看自己的外孫女。倩玉心想自己嫁來台灣後，只有使用書信和電話跟家裡聯絡，二哥的賭債還得差不多了，大哥也結婚一年半了，而自己的女兒也從未去過越南。現在小孩大了，家裡經濟也稍微好轉，以前擔心機票錢太貴而不敢回去，如今爸媽年紀大了，現在確實是該回家看一看，於是那天晚上便跟阿雄商量起來。阿雄邊吃晚餐邊聽倩玉講，雖然阿雄看起來仍如平時一樣靜靜地吃飯，但內心早已波濤洶湧。外籍新娘逃婚返家並不是什麼少見的事，常用的方式包括帶孩子回家就不回來，除非夫家同意離婚和付一大筆贍養費，才能

把孩子贖回去；或是拿到身分證開始百般刁難，逼得老公同意離婚；又或是更慘的，直接在半夜離家出走消失。這些在當年阿雄娶倩玉時便已經知道，畢竟這些年村裡或是隔壁村這種逃跑新娘的事已經發生過幾次，雖然不知真假，但聽在耳裡總是能讓人多幾分戒備。當初阿雄原本想應付一下自己媽媽，滿足她老人家心願，新娘逃不逃跑其次，反正到時再去當年的婚姻介紹所討個說法就好。但現在跟倩玉結婚也超過十年，婚姻介紹所不可能保障到現在，更何況還多了個寶貝女兒。如果倩玉一狠心，無論是帶女兒走或是丟下女兒，對自己的寶貝女兒都不是好事。但阿雄又不想明說，畢竟跟倩玉的關係這幾年才稍微和緩，隨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只怕關係又重新降到冰點。就算倩玉打算這麼做，他也不可能明說，阿雄不是第一次被騙，也不是第一次被女人騙。於是只好迂迴一下倩玉，跟他說前年跟去年因為颱風，蒜頭收成不好，今年好不容易豐收，年底要付明年蒜苗跟肥料錢，先不要多花機票錢好了。怎知倩玉這次十分堅持，說用自己這幾年做家庭代工存的錢買機票就好，而且爸媽年紀大了，大哥去年婚禮也沒回去，女兒也從未去過越南，講著講著，似乎想起這幾年來的辛苦，淚水嘩啦啦地流下，這樣一來換阿雄慌了，只得連聲答應。

自從答應倩玉後，阿雄便開始悶悶不樂，倩玉雖然不了解阿雄，但心中還是可以猜出個大概。當然倩玉這次返家並沒有這種逃跑的想

法，倩玉以前確實是有好幾次逃家的念頭，但這些念頭再看到阿雄辛苦地工作；再看到外籍媽媽課上的同學們即使生活困頓，也還是開朗面對生活；再看到自己女兒一天天長大，這個逃跑的想法自然也就慢慢消失。再搭飛機前一晚，阿雄拿了十萬給倩玉，自從倩玉二哥的賭債還清之後，倩玉向阿雄拿錢寄回家的金額便減少，兩人戶頭便增加了，阿雄並沒有亂花這些錢，原本是要當女兒未來花銷跟應急用，但如今倩玉跟女兒這一去也不知是否回來，不如多給倩玉一點錢，一方面是懺悔自己，另一方面是希望倩玉能看到他的心意，就算倩玉不領情，至少這筆錢還可以保證女兒短時間內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。一大早阿雄就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貨車到機場，在母女倆進去機場前，倩玉抱住阿雄，這是他們結婚以來第一次倩玉主動擁抱阿雄。當然這份擁抱，不免俗地是有包含昨晚那十萬塊的心意，但更多的是謝謝阿雄這些年來的付出。而阿雄沒想到倩玉會這樣，愣在原地一動也不動，而自己的寶貝女兒還以為是在告別，便也一起抱著阿雄。

很順利地到達越南老家，對於幾十年沒回來的倩玉，一切都十分新鮮，第一天到處去自己朋友家串門子，而女兒也跟自己二哥的小孩開心地玩在一起。到第二天，一家人正忙著明天除夕的事情，媽媽拉著倩玉到房間。原本以為媽媽是要跟自己好好聊天，沒想到媽媽劈頭就問為什麼這兩年來寄回來的錢變少了，這件事在去年電話和書信中

有提到，但當時二哥賭債還清，再加上那段時間收成不好，倩玉便依此為理由，婉轉拒絕媽媽，而媽媽在後來電話中也沒有再提到這件事。倩玉以為媽媽接受了，沒想到一回來就直接問了，新年期間倩玉不想吵架，何況錢少給也是事實，於是答應媽媽之後會再多寄錢回來。除夕那晚，倩玉跟著兩個哥哥還有爸爸喝酒聊天，提到了在台灣的生活，冷不防地，爸爸突然要倩玉就不要回去台灣，而自己的兩個哥哥也連聲附和。一開始倩玉當作他們喝醉，又或是心疼自己在台灣的辛苦，霎時心頭有陣陣暖流，結果沒多久，二哥便提到隔壁村的誰與某某也是趁回家省親時逃家，最後夫家付了一大筆錢給娘家才把老婆跟小孩給帶回去，似乎是再暗示倩玉一些事情，當然倩玉並沒有聽進去，只得當成他們喝醉的瘋言瘋語。

到大年初二，妹妹也回來娘家，原本倩玉想跟自己的妹妹好好聊天，結果自己大哥突然興高采烈說要去新家看看。倩玉一愣，想說家裡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多好，怎麼突然多了一間房子。到了新家，裡面並還沒裝潢好，只有幾張桌椅，大家便圍著聊天。倩玉趁大家不注意，把妹妹拉到旁邊問，妹妹則表示這間房是未來大哥要跟嫂子搬出來住的地方，當初大嫂要求大哥要有一間自己的房產才同意嫁，於是爸媽就拿錢買了土地和蓋房子，大哥才順利娶妻。倩玉納悶，怎麼家裡有這些多餘的錢，二哥的賭債不是才剛還完，大哥工作也不算有錢，怎

麼會有錢買土地?妹妹沒有回答，倩玉覺得事情有點不太對勁，當晚便拉著媽媽要問個明白，豈料媽媽不僅支吾其詞，還要求倩玉把行李裡阿雄給的那十萬台幣給大哥當成買房的錢。這些錢原本倩玉就打算當成孝親費，想說要回去台灣前再拿給爸媽，而且就拿個幾萬元就好，畢竟是阿雄的辛苦錢，沒想到媽媽偷翻自己的行李不說，還獅子大開口，更重要的事，這些錢要拿去給大哥使用。自己當初為了二哥賭債才被迫出嫁，好不容易還完錢，結果還要負擔大哥的買房費用，這差別對待讓倩玉火冒三丈，跟媽媽吵了一架。

那天半夜倩玉抱著女兒在床上難以入睡，聽著女兒微微的鼾聲，倩玉想起當初在外籍媽媽教室老師教音樂課本上的雨夜花，當時只覺得旋律好聽，但不懂這首歌的意義，如今受人踐踏的遭遇，又沒人感到心酸及惋惜，讓倩玉心裡好不難過，也讓他想回台灣，想阿雄了。阿雄雖然卑賤，但卻處處為他著想，雖然日子辛苦，但也踏實，不受人欺負。隔天倩玉起晚了，家裡的人出門拜拜，只剩他跟女兒兩人，於是倩玉便帶著女兒到處走走，沒想到碰巧遇到二哥的國中同學，現在則是工作上的同事。寒暄幾句之後，倩玉試探性地詢問自己二哥的賭債，沒想到二哥同事一臉疑惑，說不是好幾年前就還完了，此時倩玉才知道這些年自己被蒙在鼓裡，寄回來的錢都被用來買土地，而媽媽那時還要求多一點孝親費，時間上恰好就是大哥結婚前幾個月。

大年初五的早上，阿雄一人默默站在機場等候區，兩天前倩玉便開始沒打電話，讓阿雄懷疑最壞的事情是不是發生了？飛機已經降落快兩小時，怎麼還是沒看到母女倆，看來倩玉是不想回來了。正當阿雄想回車上時，一聲爸爸在他身後響起，阿雄回頭一看，是女兒從遠處匆匆跑來，而倩玉則是氣喘吁吁在後面拖著行李跑來。

「對不起，我手機壞掉了，想說快回來了，省錢就不打手機。還有那個行李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一直沒有出來，讓你等這麼久。」

阿雄沒有多說什麼，一把提起行李，朝著停車的地方走去，但淚水早已從眼角流下。倩玉跟女兒見狀，從阿雄身後抱住他。

這次他們真的要回家了。